

#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20年8月28日

第14期

06-07 业界动态

2020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曲阜启幕

传金石印象 拓书医仁心

第三期四川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圆满结业

08-09 图书推荐

弱水三千, 取其一瓢

《采采荣木: 中国古典书目与现代版本之学》导论

古籍修复真的是一种修行

《书路修行——纸质文献修复》序

10 古籍史话

周叔弢、傅增湘递藏《洪范政鉴》略考

11-12 业务探讨

谁道闲居无一事 炎日清风曝芸签

谈古人的曝书

书篋绒藏岁月多 墨香泥印未消磨

谈古籍装具

一帘树色留啼鸟 万卷芸香避蠹鱼

谈古籍的保存环境





## 2020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曲阜启幕

本报讯 8月25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曲阜市人民政府、孔子博物馆承办的“传习经典 融古慧今——2020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启动仪式在孔子博物馆举行。

本次晒书活动由鲁壁出书、孔子博物馆典籍祭孔和晒书活动启动仪式三部分组成。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副局长王廷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国琳,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刘显世等及著名学者们出席仪式。国家图书馆向孔子博物馆赠送《宋本论语集注》等珍贵典籍的仿真影印本。

印本。

随后,晒书沙龙在孔子博物馆时习阁举行,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陈延斌、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长孔祥林、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刘显世、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等共同参加。会上,孔子博物馆介绍本馆所藏典籍,国图出版社晒出版物,推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传统文化出版成果,与古籍专家共同探讨典籍传承。大家以传承经典、活化经典为主题,围绕珍贵典籍的传承保护,解读中华传统经典中蕴含的历史智慧和其现实意义

等展开热烈讨论。现场同时展出了孔子博物馆馆藏宋版书及其他珍贵古籍。

举办中华传统晒书节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晒书这一传统是中国书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汉代,兴于魏晋,到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制度,在中国读书人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饱含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怀。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倡议下,全国各地将从七夕开始陆续举办“晒国宝”“晒经典”“晒技艺”“晒传统”等丰富多彩的晒书活动。如在浙江举办晒书雅集、在北京展示修复技艺、在河南探寻黄河文化、在河北民间晒宝、在四川颂扬诗圣、在辽宁展映孔门七十二贤图、在广东岭海揽珍、在云南体



国家图书馆向孔子博物馆赠送典籍

验VR《真南本草》、在西藏感受藏文佛典等等,江苏、山东、山西、甘肃、湖北等地也都策划了各种特色晒书活动。

国家图书馆官方微博已于8

月25日开始发起#中华传统晒书节#与#晒家里最老的那本书#话题,让更多人参与晒书活动,让古籍中的真善美深入人心,让书籍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马迎春一行到访国家图书馆

本报讯 8月3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马迎春等一行9人,由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副馆长张志清、研究院院长申晓娟及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交流。会上,双方围绕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云南省古籍文献保存保护能力和数字资源建设水平等有关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饶权首先对马迎春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云南省在推进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赞赏。饶权指出,云南古籍保护工作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云南可结合边疆民族大省的实际情况,统筹推进古籍保护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体系化、特色化发展。国家图书馆愿与云南省图书馆开展战略合作,为云南省图书馆的建设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希望云南在谋划“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马迎春详细介绍了云南省古籍保护工作情况,并表达了与国家图书馆开展深入合作的意愿,希望在建立云南省典籍博物馆、

建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中心示范项目等方面,得到国家图书馆的指导与支持。同时,期待在国家图书馆的指导与帮助下,云南古籍保护工作能够达到新的高度,云南省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大数据云平台建设也能顺利推进。

张志清表示,云南省有着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资源,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修复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双方在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方面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古籍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

## 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古籍《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结项会顺利召开

本报讯 8月14日上午,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古籍《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结项会在省图书馆顺利召开。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庄秀芬,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孙辉,陕西省图书馆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海翔出席了此次结项会议。

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善本《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

目自2015年9月立项,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重点项目之一,在近5年中得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文旅厅和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在项目运行期间,邀请了全国26位古籍研究和保护专家与全国各图书馆近50名修复骨干参与了相关指导,显著提升了该项目在全国古籍修复界的影响力及陕西传习所古籍修复的实力。

会上,孙辉和庄秀芬分别讲话、致辞,表达了对该项目的深切关注和陕西传习所发展的殷切

期盼。万群在会上表示,作为项目的指导老师,她深入参与项目的各个环节,洞悉每一步修复流程,也深刻体会了项目进行中的各种难点和困惑,此次能够顺利结项,与每位参与人员严谨的工作态度、专业的修复技术和良好的敬业精神密不可分。周云岳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希望陕西古籍保护中心可以借助此次项目的圆满完成,积累经验,推进发展,为陕西省图书馆乃至全国的古籍修复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古籍库建成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古籍库落成。馆内现藏的2.6万余册古籍经过整理分类后,储存至古籍库。

全新落成的盐湖区图书馆古籍库位于市区凤凰北路盐湖会堂,面积达400平方米,馆藏古籍

26676册。其中,善本453种共5757册,普本589种共计17466册,残本3453册。

完好留存的古籍,对有学习研究需要的人来说,无疑是难得一见的宝藏,具有极其重要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该古籍库的

管理人员表示,古籍库的建成,改善了古籍的储藏环境,有助于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同时,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运城市古籍收藏和保护情况,共同感受古籍的魅力,盐湖区图书馆古籍库也将近期对外开放。

## 《杨继振藏百廿回红楼梦》首次四色仿真影印

本报讯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石头记古钞本汇编》之《杨继振藏百廿回红楼梦》(2函12册),近日由北京三希堂藏书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为使读者看到原书真貌,所有前人的补钞、旁改和粘条改一概依原样收入,不加剔除,不作任何涂抹改动,对原本也不作评价,全书统一布面函装,耿绢封面,安徽泾县

手工宣纸,真实再现“石头记古钞本”原貌,为红学研究者及《红楼梦》爱好者提供一份原汁原味的研究资料 and 阅读范本。

本书作为三希堂藏书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石头记古钞本汇编》之一,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生前担任顾问并撰写总序。

## 青岛市博物馆、方所联合主办《古籍修复》课程

本报讯 为了让古籍保护走进百姓生活,8月22日下午3点,由青岛市博物馆和方所主办的《古籍修复》课程在青岛万象城方所艺术区举行。课程吸引了三十多名对古籍修复感兴趣的读者,他们徜徉于古籍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初步了解和认识了古籍修复的方法和意义。

古籍修复课程由青岛市博物馆王欣然主持。王欣然结合馆藏实际,从四个方面讲述了古籍修复基础知识。一是向观众介绍了青岛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明正德十年道藏》,它是一套大型道教经典丛书,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以《千字文》作为函目,存4946卷,4524册,是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化学、天文学、历法、气功、内外丹、人体科学等极为

重要的史料;二是讲解了纸质类古籍的分类,其主要分为书本和页册;三是讲解了古籍修复的常见问题;四是讲解了修复工具及过程。

在了解了古籍修复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后,开始进入仿书修复体验阶段。在讲解老师的引导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向观众发放了仿古书页、补纸、宣纸、毛笔、排笔、板刷、喷水壶、镊子、糨糊碗等体验用品。现场观众们通过认真听讲,并按照步骤认真完成仿古书修复的各个环节,他们既感受到了古籍修复成功的喜悦,也体会到了古籍修复的艰辛,认识到古籍修复是一个需要匠心和情怀的修行。

最后,讲解老师对观众提出的古籍修复纸张、工具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



## 传金石印象 拓书医仁心

第三期四川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圆满结业

**本报讯** 8月16日,由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三期四川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四川省图书馆圆满结业。本次培训是疫情以来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首次举办古籍修复技术培训,同时也是四川省图书馆首次举办传拓技术培训,旨在提升省内古籍修复人员的技术全面性。

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副研究员、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张品芳授课,为学员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为期6天的传拓训练中,张品芳为学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技艺传授,从选纸选材讲起,一步步教大家制作拓包,在动手操

作中感受纸的干湿、刷的技巧、拓的节奏。来自全省20家古籍收藏单位的20名学员全面熟练掌握了以碑刻为主,兼及汉砖、瓦当、钱币、印章、砚台等种类的不同传拓方法,以及传拓工具的制作和材料的选择与使用。学员们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专家请教,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的进行传拓练习。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名师亲临指导和大量实物演练,学员技艺显著提高,习作精彩纷呈。

8月16日上午,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杜桂英、张品芳,古籍修复专家、四川省古籍修复带头人袁东珏和全体学员一起进行了座谈交流。老师们对本期学员在培训期间表现出的热情好学的态度以及求真务实的业务素

养和敬业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老师们表示保护和传承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每一位古籍文化保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各位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勤于学习,潜心钻研,磨砺技艺,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古籍文化的抢救、传承和发展作出古籍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座谈交流会上,学员们踊跃发言。大家就本单位古籍保护工作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对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周到安排培训班的精心组织 and 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谢,为张品芳悉心指导、倾囊相授的崇高品质深深感动,同时也感念与培训班同学们、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同仁们结下的难舍情谊。大



家纷纷表示,传拓的过程是对身心的磨砺,也是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回馆后要将本次培训班所学所获切切实实运用

到工作中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座谈会结束后,杜桂英、张品芳和袁东珏一起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

## “2020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中期巡察如期进行

**本报讯** 今年是“十三五”时期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与省馆古籍保护中心慎重考量和妥善安排下,2020年“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在山西、江西、四川、福建、黑龙江、云南、西藏、甘肃等地以及南开大学陆续开展。

近日,由协会秘书长汤更生和协会理事、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李国庆组成的中期巡察组,在云南省昆明三中呈贡学校(呈贡一中)、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傣文古籍文献提供中心”开展了巡察工作。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馆长马云川、历

史文献部主任计思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州古籍保护中心)馆长周杨鑫共同参加了本次巡察。

调动社会力量,推进跨界合作,抢救性开展傣文古籍普查与保护是今年云南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的重点,也是本次巡察的主要考评项目。由协会和浙江财通公司公益资助的“傣文古籍文献提供中心”项目(3年)自启动以来,版纳州图书馆的傣族馆员们深入村寨、寺院搜访民间古籍文献,紧锣密鼓地推进普查、扫描和影印工作,特别是在州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斡旋下,云南佛学院版纳分院专家等社会人士和高校傣语教师加入志愿者行列,加

快了傣文古籍考订、著录速度,提高了整理质量,开拓了民间少数民族古籍保护队伍建设新的路径,为今后加大散落和流失古籍寻访力度,多种形式开展征集、扩充傣文古籍藏量,促进文献利用和文化传播打下良好基础。此外,在普查中,省古保中心高度关注中医药领域古籍的揭示与保护,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密切合作,以《滇本草》和中医西传等重要典籍和重要历史事件为切入点,推动该校申报云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工作。

巡察组还与州文旅局,呈贡中峰书画院、大金塔寺等民间收藏机构和佛教寺院等就古籍收藏、普查和保护问题进行了座谈。

## 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开展古籍保护宣传推广活动



**本报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光辉文明成果,是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古籍更好地走近普通大众,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于8月14日举办了《带您走近古籍,领略其中魅力》公益讲座。

公益讲座的主讲老师介绍道,古籍是指1912年以前出版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并从古籍的基础知识、古籍外在结构及版式等多方面进行讲解,向听众展现了中国古籍独特的魅力。

许多听众也是第一次听说古籍、接触古籍,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经由老师的讲解,他们对中华古籍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增强了爱国情怀,对古籍保

护产生了更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纷纷表示保护古籍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根基,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这项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为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古籍保护意识,调动人们参与古籍保护工作的积极性。8月21日,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开展了“古籍保护、你我同行”——读者参与活动。

古籍部老师从中国历史文献的产生与发展、线装书装帧、雕版印刷等知识点入手,进行了深入讲解。让读者了解了古籍保护的相关知识,明确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古籍保护、你我同行”宣传推广活动,不仅使古籍保护知识得到了很好的推广,还宣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观念,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古籍保护工作功在当代,立在千秋,任重道远,海源阁图书馆将继续在古籍保护工作上创造新成绩,为书香聊城建设添砖加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解决古籍各项疑难杂症 山东省图书馆开门“问诊”

**本报讯** 8月24日9:30-11:30,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举行开门“问诊”活动。面向社会大众,问诊古籍版本,解决古籍保存、保护与修复方面的疑难杂症。

本次活动的问诊范围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问诊古籍版本:对产生于1949年以前,以稿本、抄本、印本、拓本等形式行世的古典文献和西学传入后产生的新学书籍,以及地契等文献资料的版本疑问进行问诊;二是问诊古籍保护:对民间古籍的保

存、保护与修复方面的疑难杂症进行问诊。

活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参与,经过专家的问诊,他们对古籍版本、古籍保护的疑虑得到了得到了解答,为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 《我们一起去寻宝》新书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8月22日,《我们一起去寻宝》新书研讨会在京举行。文化部原副部长潘震宙、中华文化促进会姓氏文化委员会名誉主任崔保国、中华文化促进会汉文化研究委员会名誉主任刘金富、中华文化促进会姓氏文化委员会主任张英聘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指导,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汉文

化与汉学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与会领导、专家纷纷发言,对《我们一起去寻宝》的内容和特色进行了介绍和点评,一致认为本书内容活泼新颖,设计别出心裁,能够得到家长儿童的喜爱;它将中国的传统美德用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寓教于乐,为广大家长和儿童提供了高质量的传统文化读物;其出版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出版事业的发展。

《我们一起去寻宝》是面向3至6岁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读本,它将“德、忠、孝、仁、义、礼、智、信、善、爱、廉、和”十二字美德设计为寻宝故事的主题线索,让小读者在充满趣味和挑战的寻宝历程中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同时识记汉字,品读古诗,收获丰富、有益的阅读体验和滋养,从而了解和亲近优秀传统文化。



## 弱水三千, 取其一瓢

## 《采采荣木: 中国古典书目与现代版本之学》导论

有书籍, 即有书籍之学。历代书籍的研究, 有校雠、版本、目录诸名目。就当今学术分科而言, 谓其为中国之古典学亦无不可。

古典之学, 即以古代典籍的研习、鉴赏和阐述为第一要务。

立足于古代经典, 揭示其学术意义, 阐发其当代价值, 是古典学中之义。

中国历史漫长, 典籍宏富, 经史子集, 浩如烟海, 泛舟其中, 莫不有彷徨无涯之感。故整理邳架, 提要分类, 著录要籍, 序记群籍, 为历代典守载籍者之职责所在。

自汉儒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降, 著录公私藏书著为令典, 自达官至吏员, 从普通读者至大力藏家, 无不以书史之条分缕析为务。

历代典守书册之人莫不以此此为职业, 官私史志多有艺文之条目。数千年间, 累代为学, 汇为艺文典册, 蔚为宏文钜帙, 其为学也, 皓首不得其穷矣。

有清一代, 考据学兴, 版本之学乃立新规, 如章学诚辈揭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范围校雠之学, 纳诸史的洞见, 重文字之治察与图籍之法守。凡此以后, 考据之学术, 匪版本目录不成其为学焉; 目录之学, 匪考据之力, 不成其功焉。

治中国古典学术, 须略知版本目录之学, 谓之基础之课可也。刘咸忻(1896-1932)《目录学》曰:“目录学者, 所以明书之体性与其历史者也。”刘氏以为版本之学乃目录之一事, 因书籍版本兴盛之后方逐渐成其专门之学, “然其所以成学者, 以其名目多, 源流长, 难于博识, 必须勤笃。若其理法, 固自无多, 根柢资借, 仍在群学, 未可画疆而自治也。”

据刘氏所云, 版本目录之学, 所以究心者其在因书而求道, 故不可自限于此学, 由此而进, 由此而深, 书籍之世界方可谓之人学。

姚名达(1905-1942)《中国目录学史》云:“学术渊深, 研究非易, 舍师出口耳传授及亲身实地经验之外, 实惟书籍是赖。学术如千门万户, 书籍更已不只汗牛充栋。”故, 若欲因书究学, 略知版本目录之学, 即所谓参考书目之建立, 文献综述之先导也。

非但如此, 姚氏更主张“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先驱, 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

余嘉锡(1884-1955)曾云, “治学之士, 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 较其他学术, 尤为重要。”余氏论《四库全书总目》则谓:“今四库提要, 叙作者之爵里, 详典籍之源流, 别白是非, 旁通曲证, 使瑕瑜不掩, 淄澠以别, 持以向、歆, 殆无多让; 至于剖析条流, 斟酌今古, 辨章学术, 高挹群言, 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 才有此书, 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 沾溉靡穷, 嘉道以后, 通儒辈出, 莫不资其津逮, 奉作指南, 功既巨矣, 用亦弘矣。”

学者凭借目录之书, 进入古典之门, 方有迹可循, 有教可学, 有所准绳, 有所依凭, 是故《四库全书总目》之书可以为治古典之学者终身研析考辨之资, 而版本目录之学亦自可立于现代学术之林。

由古典的版本目录而书籍史, 乃当代学术发展之内在要求。余嘉锡氏尝述其学术理念云:“吾人读书, 唯有不欲知其为

何人所著, 其平生之行事若何, 所处之时代若何, 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于是旁搜博考, 不厌求详。既已左采右获, 则自惜其为之之勤, 又知后之人亦甚须乎此也。于是, 本其研究之所得, 笔之于书, 以公诸世。”此余先生治学之夫子自道也。

上世纪以来, 公共图书馆理念深入人心, 而图书馆事业亦日渐兴盛, 古籍特别是善本书由私藏转入公藏成为现实, 版本目录调查与研究遂藉此东风得以深入, 其特征是: 古籍之版本目录不再如前代局限于一家之藏, 不再受制于皇家之制, 亦不再仅仅为鉴藏者炫耀之资, 而成为中国文化之象征与民族精神之家园。诸如《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大型公藏书目先后问世, 而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尾崎康《正史宋元版本研究》诸版本目录研究名著方成为可能。

对此, 王重民说:“我国自从有了国立和公立的图书馆, 善本书就渐渐由私家流入公家, 在善本书的本身, 是由危险地带来了安全保障, 在能利用善本书的学者们, 便都有了自由阅览的机会。而我们作编目的人, 作调查与统计的人, 得了这样集中而公开的材料, 才得开始作实际的调查工作。”藉由调查而深入研究, 藉由个案而辑录成书, 藉时代而开创新视野, 此乃版本目录学发展动力所在。

时至今日,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 前人历千辛万苦所得之书, 进入数据库即可得睹其文; 前人终身想见而未见之书, 于网络检索亦可得其踪迹。学术资料极大丰富, 不再有无可看之书, 无可考之资料, 无可查之史料的限制。“旁搜博考, 不厌求详”成为可能, 版本目录学研究亦由此而进入“e考据时代”。

传统的书目著录, 序跋抄录, 撮要登记, 或已变成了工作日志式课程之一种, 而深入文本之中的学术考察, 关注版刻流传的历史细节, 爬梳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节, 成了新时代古籍版本研究的新特点。

或曰: 现代学术丛林抑或殿堂之中, 中国古典目录与现代版本之研究有何洞见得以立足? 版本目录研究之当代学术价值何在?

答曰: 于此, 学界讨论颇夥, 结论不一, 意见各异, 总而论之, 或有四端。

(甲) 或以为, 版本之学即古代书籍佚存之调查。故而穷尽式的调查乃工作之重心, 登账式著录乃工作之流程, 及时公布数据信息乃工作之价值。换言之, 若无编目工作之实践, 其论版本之学, 多为从书本至书本, 由目录至目录, 缺乏对古代典籍的直接感受性体验, 进而其所发现的问题与其所著之宏文均有可疑之处。

(乙) 或以为, 版本学乃以古代书籍, 特别是现存古籍为对象而展开的揭示性、描述性工作, 此一工作之成就端赖固定之格式、严格之流程与科学之测量, 故而款目之安排、数量之准确、分类之有效乃是其工作首要之事。据此而动员人力, 开展调查, 目验原书, 编纂书目, 可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可靠信息与线索。至于围绕古籍展开的细致之考订, 深入之考察, 理论之建构, 则尚待学者之努力。

(丙) 或以为, 版本目录之学乃一种工作流程, 有其长期实践养成的工作样

式, 其至极状态则是能对任何一部书都进行一大体不差的鉴别。

(丁) 或以为, 围绕某些重要人物的重要典籍, 或者富含文物、文献、艺术价值之典籍, 予以简明扼要的介绍与解说, 以引起学界之关注。

此四说也, 各有其立论之缘由, 各有其工作之重心, 由此亦生产出大批供学界衡断、研判之成果。此乃现代版本学蓬勃发展之明证, 亦为其价值为现代学术所承认之见证。

或曰: 然则, 版本目录之学乃止于此乎?

答曰: 唯唯, 否否。其然也, 非有基础工作之开展, 吾人无以或者古籍存藏之状况, 更无疑知晓古籍全体之信息; 非有大量之调查, 难有科学之数据; 非有分类的整齐, 难明古书之类别及其相关之名目。

版本之学非仅限于此, 古籍研究尚有多条路径可供探寻。由个案考订出发, 展开具体版本变化的根源性讨论; 从细节发现出发, 探寻文化史、书籍史之制度之源流; 以现代学术眼光为依据, 对前人研究予以合理评价, 并据此展开更深入之探析, 均可为古籍版本学发展之途径。

或曰: 然则, 版本目录之学定为专家之业, 定为小众之业否?

答曰: 非也。古今中外文化荟萃之载体, 非书籍莫属。今人读书乃获取新知, 增进理解, 博通古今, 于古籍版本研究而言, 其学术意义亦在于能为学术贡献其洞见与理论思考, 能为大众提供鉴赏之知识, 更有传承古典之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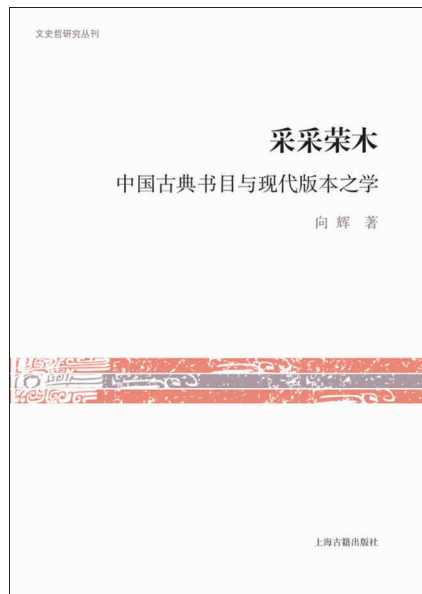
其业或可谓之小, 其论或可谓之一隅, 然兹事体大, 乃需研古今学术思潮之变迁, 穷究书本生产、递藏之史迹, 找寻作者读者之互动关联, 揭示文化传统之枢机, 由书籍而文化, 由历史而精神, 见微知著, 以小见大, 故谓之学。

唐宋以来, 书籍因雕版而批量复制, 人人皆可而得之, 今日更有书香社会之论, 故其为学不限于古籍研究之专家学者。举凡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等, 均可从中获取所需之资料, 亦可各自展开研究。唯有多方探究, 各显其能, 各述其旨, 前人文化成果方能为今人所共享, 所承绪, 所发展。

或曰: 版本专家著述夥矣, 汝作此书又有何意义?

答曰: 昔日陶潜《荣木》诗云:“采采荣木, 结根于兹。晨耀其华, 夕已丧之。人生若寄, 憔悴有时。静言孔念, 中心怅而。采采荣木, 于兹托根。繁华朝起, 慨暮不存。贞脆由人, 祸福无门。匪道曷依, 匪善奚敦。嗟余小子, 稟兹固陋。徂年既流, 业不增旧。志彼不舍, 安此日富。我之怀矣, 怛焉内疚。先师遗训, 余岂之坠? 四十无闻, 斯不足畏! 脂我行车, 策我名骥。千里虽遥, 孰敢不至?”今兹治学, 或如荣木。人生若寄, 且采且撷。陶公诗篇, 心向往之。无闻不足畏, 志专犹可期。故径以《采采荣木》为书名焉, 其意在此。

……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 存量浩博, 种类繁多, 研究丰硕。弱水三千, 取其一瓢; 学海无涯, 书囊无底, 泛览一隅, 偶有所得, 故曰: 此书为上述四论之初步尝试, 其完善则有待来日。来日方长, 上下求索可也。



## 内容简介

全书23万余字, 该书围绕古籍版本学所关注的诸问题展开, 特别回应了古籍版本在中国古典学中的价值及其应用问题。该书的四个部分包括: 一、古典书目价值论, 以古典书目的著录考察古代学术思潮之变迁, 以书目信息揭示宋元以来“性理学”的发展脉络; 二、版本考订个案论, 通过对宋刻本《论语集注》、明内府刻本《历代名臣奏议》《大明集礼》, 明刻本《居夷集》以及阳明年谱诸书的作者、刊刻情形、递藏和文本内容的考察, 探寻古籍的谜题; 三、版本鉴定细节论, 考察“鱼尾”与“为字不成”之起源、样式等; 四、书籍历史互动论, 通过与古籍阅读者、鉴藏者研讨, 探究古典文化所承续、被欣赏、在研读的历史细节。

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 作者简介

向辉(1980-),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副研究馆员。现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从事古籍保护工作十四年, 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诸项目, 参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抗战图书书目提要》《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等, 著有《王阳明的教化哲学》等书。



# 古籍修复真的是一种修行

## 《书路修行——纸质文献修复》序

□姚伯岳(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天津市特聘教授)

汪帆女士的大作《书路修行——纸质文献修复》要出版了，她竟然要我这个没修过一本古书的人给她的书作序，实在是对我的高看。而我之所以最终硬着头皮接了这个任务，乃是因为我从心底里对她感到钦佩。

我认识汪帆的时间并不长，那是2017年11月下旬，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浙江开化县召开“开化纸制作工艺及开化纸本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一个日程，是安排我们去开化县黄宏健先生的“开化纸研究实验室·杨玉良院士工作站”实地观摩考察。车上我恰好和汪帆座位相邻，于是攀谈起来，知道了她是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高级修复师，喜好旅游，足迹遍及全中国，她的旅行目的地，全都是中国现存的传统造纸作坊，如江西的铅山县、福建的连城县、山西的临汾市、西藏的尼木县、新疆的墨玉县，等等。原来，她是将别人的旅游玩耍变成对中国传统造纸的专业考察，我心想这样的古籍修复师真是不多见。考察时我们走在一起，我发现她时时处处都比别人留心，听专家讲解非常认真，看东西非常仔细，还注意随时搜集各种造纸原料做标本，更是感觉这个女孩子与众不同。

从那次相识后，我们又有过多次的见面机会，而每一次的见面，都令我刮目相看。

2018年，她来北京参加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说是培训班，其实是请了一帮古籍修复高手集中修复国家图书馆藏原清宫天禄琳琅藏书。这些年经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蕾女士的研究，写出《天禄琳琅研究》和《天禄琳琅知见书录》两本书后，天禄琳琅藏书真是名噪一时。国家图书馆借助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高级修复师的力量，来完成馆藏天禄琳琅藏书的破损修复，真是高明之举。

汪帆在这个所谓的培训期间，贡献殊多。而我最欣赏她的，是与她在京相聚时，她谈起这次修复经历时那种娓娓道来的平静和怡然，没有任何的牢骚抱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炫耀。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古籍修复师最本色的表现。

这次相见中，我请她到我新近任职的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做一次古籍修复用纸的讲座，她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在2018年12月13日，她来到天津师大，为全校师生做了一次题为《古籍修复纸张的应用及相关问题》的精彩讲座，我为她主持了这场讲座，并在最后总结说，这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好的讲座，没有之一。这是真心话，因为她确实为这场讲座作了精心准备。她的讲座是基于她多年来遍访全国手工造纸作坊的经历，更是基于她十多年来从事古籍修复的丰富经验。她的口才好，逻辑性强，讲演融入了她的真情实感，征服了台下的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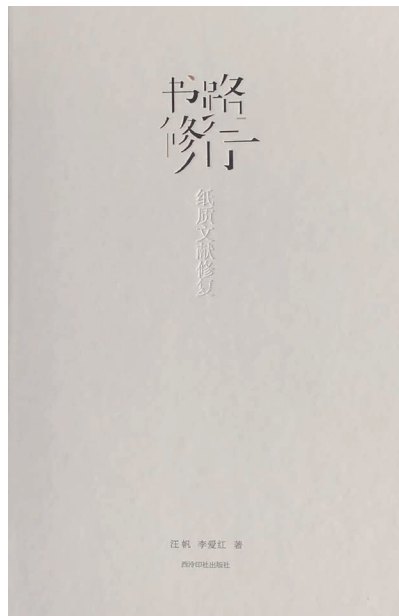
随后的2019年5月9日，我们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周年庆典时，又邀请她再次莅临，并聘她为古保院的特聘导师。2019年10月，我们请她来为我们古籍修复与出版方向的专业硕士授课，结果老师学生一致高度评价，认为汪老师技艺强，水平高，其敬业精神深深感染了大家。

我发现她爱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东西，就鼓动她多写些关于古籍修复用纸的小文章，并联系《藏书报》给她开辟了一个专栏“小帆说纸”，她竟然真的连续写了十几篇，写得不仅文笔生动，妙趣横生，而且专业性极强，令人读后获益匪浅。2019年11月中旬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5周年庆典，她也应邀出席。会议茶歇时间，她把《藏书报》古籍保护版的责

任编辑刘晓立拉来见我，说要感谢我这“月老”。年底，我新任常务副主编的《古籍保护研究》集刊第四辑就要出版了，上面还有汪帆的一篇《从“非遗”手工纸的现状看古籍修复用纸的选购》。我觉得她真是越来越陶醉于她的古籍修复事业了。

更让我佩服的是，她不仅能写文，竟然还能写书。这本《书路修行——纸质文献修复》从纸质文献的概念及分类谈起，概述纸质文献保护与修复的历史，解读纸质文献的修复原则，对纸质文献的修复空间及设施设备、工具、材料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对纸质文献的修复技术做了精辟的阐述，并列举了丰富的修复实例及教学案例。难能可贵的是，还对未来纸质文献保护与修复做了发人深省的思考。该书将以古籍为中心的纸质文献修复的理论及修复实践相结合，将纸质修复的常识与战略思考相结合，既深入浅出，又具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是一部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古籍修复佳作。

以年龄而论，汪帆属于古籍修复界的中青代。在她这部书之前，已经有肖振棠、丁瑜的《中国古籍装订修复技术》(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潘美娣的《古籍修复与装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13年增订版)、朱赛红的《古籍修复技艺》(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童芷珍的《古文献的形制和装订技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杜伟生的《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订技术图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2013年再版)。这些作者大多属于汪帆的前辈，其撰作各有所长，各擅胜场。汪帆对这些古籍修复名家都很熟悉，对他们的传承谱系及其成就、特点也都有很深入的了解。她的这部著作，贵在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架和束缚，善于



作者：汪帆，李爱红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定价：78.00元

发现问题，并大胆尝试去解决问题。她的思想还在形成中，尚未尽善尽美；但她不断进取，不断思考，不断创新，已经显露出她的独特风格。

2017年，山东省图书馆为潘美娣老师出了一本记述其古籍修复生涯的别开生面的书，名叫《修·行——潘美娣与古籍修复》。汪帆的这部讲古籍修复的书则叫《书路修行》，看来古籍修复真的是一种修行。汪帆修了许多破损的书，也行了很多访纸的路，她边走边想，边修边思，渐成大家气象。我想假以时日，汪帆必有更多让人惊喜、令人称道的佳作问世，她本人也必将在古籍修复的道路上修成正果。

全国各大邮局均可订阅  
邮局订阅正式名称为：《新华书目报·图书馆版》  
咨询电话：010-88362160

记者观察



图书馆报



人 阅 书 馆  
文 读 香 社  
之 之 之 之  
魂 美 园 桥

《图书馆报》微信号：tushuguanbao  
《图书馆报》官网：http://www.cpin.com.cn

China  
Library  
Weekly

主管：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主办：新华书店总店  
协办：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  
邮发代号：1-88  
发行时间：每周五  
全年定价：192.00元  
每期售价：4.00元





古籍善本在传承之中大多曾经名家收藏，这从各种善本书目的藏家铃印、题识等项著录中可以得知。本文作者徐蜀对南宋写本《洪范政鉴》在近代的递藏情况加以质疑，提出《洪范政鉴》在入傅氏藏园之前曾被周叔弢先生短暂收藏的论点。下面，我们一起看看他是如何论证这一观点的。

## 周叔弢、傅增湘递藏《洪范政鉴》略考

□徐蜀

1928年，傅增湘购藏南宋写本《洪范政鉴》后，极度兴奋，他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赞道：“其为淳熙十三年秘阁缮进之原帙无疑矣。笔法清劲，雅近唐人写经，纸格无左右边栏，犹存卷子本遗制。玉楮朱栏，新若未触，真孤行天壤之秘籍矣”“与百衲本《通鉴》偕成双鉴，岿然为吾家藏书之冠”。

关于此书的递藏情况，傅增湘说：“每卷首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印，卷尾有‘缉熙殿书籍印’，皆宋代内府所钤朱文大印。别有‘大本堂书’印，知明洪武中曾入内府，又‘海隅’朱文印，则明人藏印也。”（《藏园群书题记·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书后》）又说：“原书清宫旧藏，后归盛伯羲（昱），盛没后归景朴孙（贤），余获之景氏之后。”（《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洪范政鉴》所述大致相同：“此本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等印记，表明此本在南宋一直是皇家藏书。又钤有‘大本堂书’印记，表明明初仍为内府藏书。大本堂建于明洪武初年，用来聚藏古今图书，并在此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属东宫教养之地。晚清此书曾入盛昱郁华阁，再入完颜景贤家、傅氏藏园、双鉴楼，最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各家论述，未见歧义。

对此，我有不同意见。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我以为《洪范政鉴》入傅氏藏园之前曾被周叔弢先生短暂收藏，依据如下：

《洪范政鉴》一书中有三方至关重要的印章，可以佐证我的论点。一是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印“周暹”，二是完颜景贤的藏书印“小如庵秘籍”，三是魏经映的“经映眼福”鉴赏印。

先说周叔弢先生的藏印。1926年，自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两汉纪》起，叔弢先生所藏善本书均钤盖“周暹”白文小印（参见叔弢《两汉纪》跋）。叔弢先生使用“周暹”藏印极为谨慎，从无在他人藏书中钤此印之案例，故凡有该藏印之书，皆为其藏书，包含短暂收藏即转让他人的过手之书。例如，1959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史部《资治通鉴纲目》，条目下方加注“潘捐”，指明此书来自潘

氏宝礼堂，其他各目均未言其传承情况，即《宝礼堂宋本书录》，亦未说明此书收自何方。然该书卷四十六卷端，却钤有“周暹”藏印，如何解释？经核查早年间叔弢翁与琉璃厂书商王晋卿的往来信札，最终证明，此部《纲目》系叔弢翁数次配补完整后，转售潘宗周宝礼堂的。并且叔弢翁嘱王晋卿，“此书乞勿与多人看，亦勿言为暹之书为要”。（详见拙文《叔弢翁配补及转售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略考》）

如上所述，《洪范政鉴》一书首尾皆钤“周暹”藏印，理当经叔弢先生收藏过。此说之另一旁证，便是完颜景贤的“小如庵秘籍”藏书印。《洪范政鉴》中钤有完颜景贤两种藏印，一为“完颜景贤精鉴”，钤于每卷卷尾“缉熙殿书籍印”之上；另一方就是“小如庵秘籍”印，钤在序文叶首及每卷卷端“大本堂书”印之上。重要的一点是，在序文叶首“小如庵秘籍”印上方，钤盖着“周暹”藏印，再上方才是傅增湘先生的藏印“沅叔审定”。《洪范政鉴》书中钤盖印章非常有规律，正文卷一至十二的卷端无“周暹”印，故“小如庵秘籍”上方均为“沅叔审定”。这足以证明叔弢翁在完颜景贤之后，傅增湘先生之前，收藏过《洪范政鉴》。否则，“周暹”不可能抢先钤盖于“沅叔审定”的前面。再有，“周暹”之印假若为经眼、鉴赏而钤盖，傅增湘势必明言以消除可能产生的传承误解。

在阐述第三方印章“经映眼福”之前，需要补充一点相关资料。前面曾提到，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谓《洪范政鉴》“获之景氏之后”，但《藏园群书题记·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书后》中的一段话，却与此稍有抵牾：“前岁景氏云俎，法书名画散落如烟，独此帙与松雪手书《两汉策要》最为晚出。《策要》旋归济宁潘氏，《政鉴》尚秘惜不忍去手，仅以重金质余书库者数月，祇完录副之愿，而问鼎则未许也。今岁初春，文德韩估忽来商略，悬值绝高，非初意所及料。余乃斥去日本、朝鲜古刻书三篋，得巨金而议竟成。”据此，完颜景贤去世后，沅叔并未从其家人手中买到此书，书是第二年春从文德韩估（即文德堂主人韩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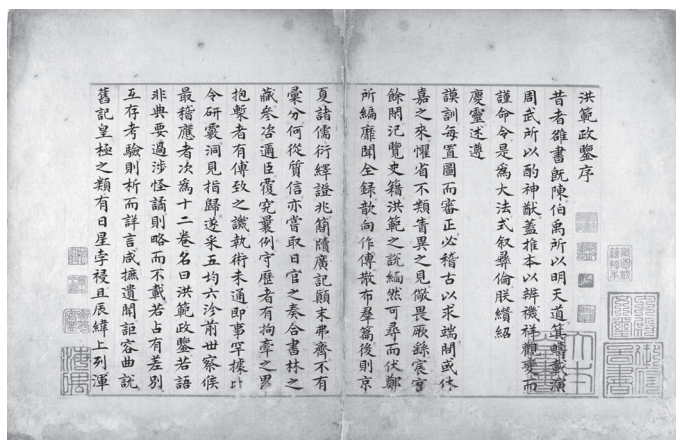
源）手中购入的。

问题是，文德韩估又是从哪里得到《洪范政鉴》的呢？是从景贤家人那里吗？当然不是，这就需要交代“经映眼福”那方印的来历了。此印钤于《洪范政鉴》卷十二的卷尾，是琉璃厂文友堂主人魏文厚的鉴赏印。魏文厚，字经映，与傅增湘、周叔弢交往较密。经映一向有在所售卖之书中钤印的习惯。如国家图书馆藏宋本《切韵指掌图》第五十三叶，即钤有“经映眼福”印。该书仅一卷，卷末有一段未具名题跋：“宣统十七年春，书友魏经映作缘归我，价洋□□□□□，书价骇人……”又，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宋本切韵指掌图跋》也提到此书及魏经映：“新春人日，厂友魏经映忽举此见视，则正秘阁所藏，与余所得影写本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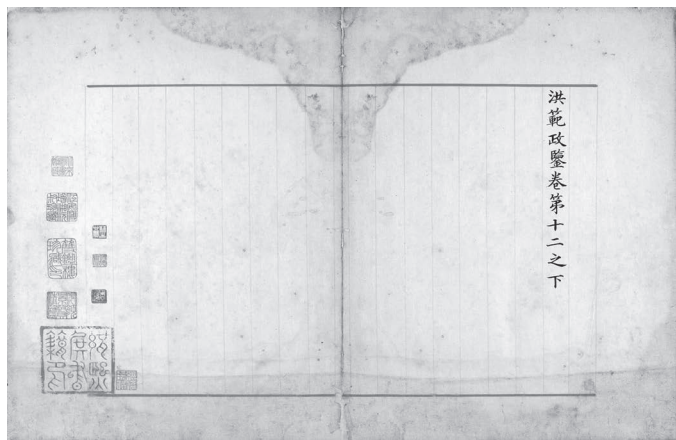
综上，在文德堂之前，文友堂的魏经映已经过手《洪范政鉴》，并且在书中钤盖了“经映眼福”鉴赏印。通常情况下，资历更深，名气更大的魏经映，是不会将炙手可热的《洪范政鉴》直接转售于文德韩估的，中间必有过度者，就是叔弢翁。

那么，为什么《洪范政鉴》在傅增湘书库者数月，“祇完录副之愿，而问鼎则未许”呢？答案是，景贤家人深知此书奇货可居，欲待价而沽；并且文人或藏友之间，对价值奇高之书，碍于面子，反而不好开口，故托词不售。熟稔经营之道的书商，可为卖家解忧，售出好价。《洪范政鉴》因此被文友堂收下（收购或代销）。文友堂知晓傅增湘欲购此书之经过，不便即刻找他，于是就将目光瞄准了购书势头强劲、经济状况更佳的叔弢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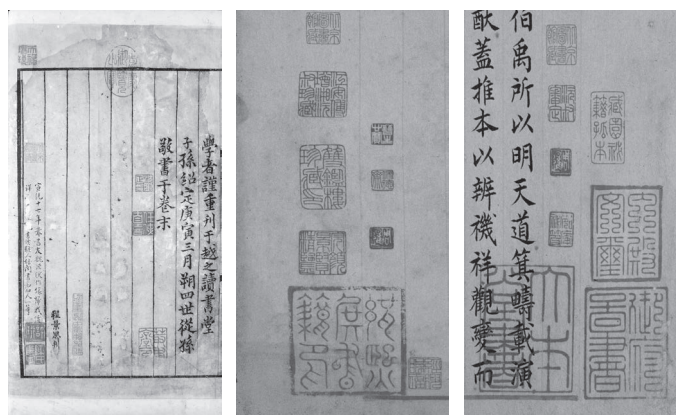
至于《洪范政鉴》为何又瞬间易主，通过文德韩估到了傅增湘手中，因无资料可证，姑妄揣之：傅增湘与周叔弢二人的友谊，众所周知；沅叔对该书的渴望及书落叔弢之手，双方心知肚明，后者虽愿成人之美，然《洪范政鉴》这样一部“天壤之秘籍”“悬值绝高”，朋友之间如何谈价？文德韩估此时便派上了用场。事后沅叔、叔弢均不愿对外点破此事。这样，傅增湘叙书的来源自相矛盾，并且只字不提“周暹”“经映眼福”两印，叔弢对此亦不发一言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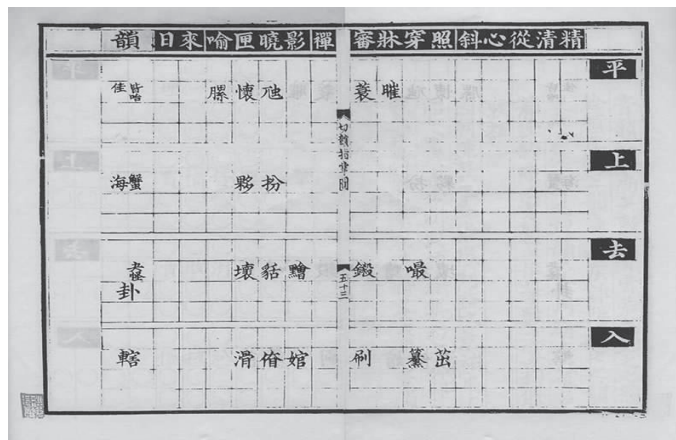
《洪范政鉴》序中有“周暹”藏书印



卷十二末有“周暹”和“经映眼福”印



序的“周暹”藏书印局部 卷十二末的“周暹”和“经映眼福”印局部



《切韵指掌图》中有“经映眼福”印



# 谁道闲居无一事 炎日清风曝芸签

## 谈古人的曝书

□王玥琳(首都图书馆)

### “曝书”溯源

所谓曝书,就是古代私人藏书家或官府、机构的典籍收藏部门,于每年适当时节,将藏书从室内取出晾晒,从而使书籍保持干爽,避免因潮湿而发生虫蛀或霉蚀的情况,从而延长书籍寿命。无论是书籍形态早期的简牍、帛书,还是后来各种装帧形式的纸质文献,虫蛀、霉蚀一直是古人保护图书的难题。曝书,即由此现实问题而来。

古人曝书的历史十分悠久。《穆天子传》记载:“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林。”郭璞释“蠹书”为“暴书中蠹虫”,即周天子东游途中曾在羽林曝书防蠹,可见曝书之原始功效。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亦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农历七月七日曝书晒衣的民间习俗,最晚在东汉已深入千家万户。

宋元明清时,官方皆有曝书制度,相关机构负责对所藏图籍、书画定时点检晾晒,免致虫伤霉

变。藏书达到一定规模的私人藏书家,也都遵循传统,如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杨氏海源阁,规定每两年或三年曝书一次,由于藏书量惊人,曝书时需举全家之力,甚至预邀亲友帮助,从清明至立夏才能全部完成。

有趣的是,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时令风俗,曝书的具体时间并不确定。或云七月初七,如《四民月令》;或云六月初六,如《燕京岁时记》“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或笼统而言,如《尔雅翼》“荆楚之俗,七月,曝经书及衣裳,以为卷轴久则有白鱼”;或十分精确,如《齐民要术》“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前”。总之,翻检史籍文献会发现,古人曝书时间不一,在众多传统民俗中显得特立独行。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不统一,背后反映的恰是古人对待书籍的严肃谨慎态度。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藏书家所处环境气候可能迥异,在天气晴朗干燥的大原则之下,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适时晾晒书籍,正说明古人是在科学曝书、理性保护,而非盲从旧俗。

关于曝书还有一个不小的误区:将“曝”字理解为阳光暴晒,同晒衣服、被子一样地晒书。其实不然。科学实验证明,长时间阳光暴晒虽然在去霉防蠹层面能够获得暂时的效果,但是对于古籍纸张墨色所造成的伤害更严重和不可逆。因此,曝书切忌暴晒,而应当采取晾晒的方式——即于晴天,将书籍置于通风且不见日处,是为曝书。这一经验古人早已从实践中获知,一千五百余年前的北朝农学家贾思勰即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对曝书提出一系列要求:

“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暳。热卷,生虫弥速。阴雨润气,尤须避之。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

很多藏书家都有自己的曝书小窍门。如北宋司马光曾在洛阳

建独乐园,聚书万余卷,题为读书堂。据费衎《梁溪漫志》记载,“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从宋代线装书的装帧形式来看,书脑为纸张黏贴处,厚实、易存潮气。将曝晒书脑与阴晾书页相结合,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清代孙从添发明了晒书板。准备约二尺宽、一丈五尺长的书板四块,搁在高凳上,将图书放置其上,两面翻晒。收书时连板抬起,十分便利。

### 宋代曝书会

时见古人以“曝书”“晒书”作为堂号或书名,如朱彝尊“曝书亭”和《曝书亭集》、郝懿行《晒书堂集》、钱泰吉《曝书杂记》等等,又有以藏书家曝书场面为题的画作。这些都是由曝书衍生而来的文化现象。

当然,其中最富文化意蕴的当推宋代曝书会。北宋初期,官方曝书已为定式,秘书省(即当时的

国家图书馆)年例入夏曝晒书籍,时间绵延两个月。宋代曝书会特别之处在于,这并不仅是相关藏书机构的一项工作,而是兼具图书展示与文人雅集性质的一场文化盛宴。曝书期间,皇帝不时召见高级文臣共观珍本秘笈,进而发展为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宴,席间陈列书画典籍、古器文玩,供以酒饌果品,赐以图书碑拓,会后题名于榜或刻石以志。

宋代曝书会,既是两宋肇振斯文、优渥儒臣的大环境使然,亦是曝书风俗自身所蕴含的文化意味的终极体现。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彼时冠盖逾华林、图画尽风流

的盛景。时至今日,祛蠹防霉已经采用更为有效的科技手段,曝书更多地呈现为一项传统文化习俗。近年来很多城市兴起的“晒书节”活动,也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护古籍,而是融合珍品展示、新书推荐、旧书交换等诸多项目的一次文化推广,不禁令人暗喜与宋代曝书会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

# 书篋藏岁月多 墨香泥印未消磨

## 谈古籍装具

□张萌(首都图书馆)

古籍装具是古籍保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制作考究的古籍装具,更是在功能之外,兼有审美价值。本文以首都图书馆藏品为例,介绍五种常用的古籍装具。

### 函套

函套是用厚纸板外裱以纺织品、纸张或其他材料,根据藏品的尺寸而制成的传统古籍装具。依据《古籍函套技术要求》的标准,新制作古籍函套所使用的纸张、纸板、别子和布料等各个部分都必须无酸无害,制作函套的纸板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从而减轻古籍在移动过程中遭受外力挤压、碰撞带来的影响。为了防止古籍书册在函套内晃动位移而对古籍产生损伤,函套的尺寸应适合古籍的大小。函套尺寸一般由熟练的制作工匠按照每种古籍的大小进行测量。函套所用纺织品应为质量良好的棉布、丝织品或其他无酸材质纺织品。函套的别子一般采用骨质、牙质、木质等材质。

较为常见的函套种类为六合套,这种函套可将古籍的封面、封底、书脊和书口四面包住,书口一侧配有布扣,将别子塞入布扣即可进行固定。六合套也是较为常见的函套装具类型。六合套可以

将古籍暴露在外的六面全部包裹起来,起到很强的防尘及隔绝光线的作用。六合套也常以芯板的样式和形状命名,如制作精美的月牙套和云套。

此外,还有盒套和插套。对于册次较少较薄的古籍,一般采用盒套作为装具保存。插套由套盒和夹板组成,夹板包裹住古籍的封面书口和封底,可插入围住封面、封底和书脊的套盒中。

### 夹板

夹板是一种简易的古籍装具:在古籍的上下分别放置一块略大于古籍尺寸木板,木板两侧(书脊、书口部位)分别打孔,穿入布带,根据古籍的厚度调节布带长短,适合古籍厚度后系紧布带,从而达到保护古籍的作用。古籍夹板一般用硬质木料制作而成,厚度一般在三毫米左右。古人制作夹板,多采用樟木、楠木等材料用以避蠹,还有的采用紫檀、花梨等贵重木材用以保护善本古籍。

首都图书馆珍藏着许多家谱,为了妥善保存这部分文献,特地为其定制了樟木夹板。

### 书盒

古籍装具的配置,除了考量环境因素和古籍尺寸,还应考虑古籍的藏品等级。为了更好地保护级别较高的文献,首都图书馆

为其量身定制了楠木书盒。楠木具有木质坚硬、耐腐、防虫的特点,并且气味馨香。用其制作的书籍,外形美观,古朴典雅,将珍贵古籍置于其中,楠木书盒与珍贵古籍相映生辉。

### 书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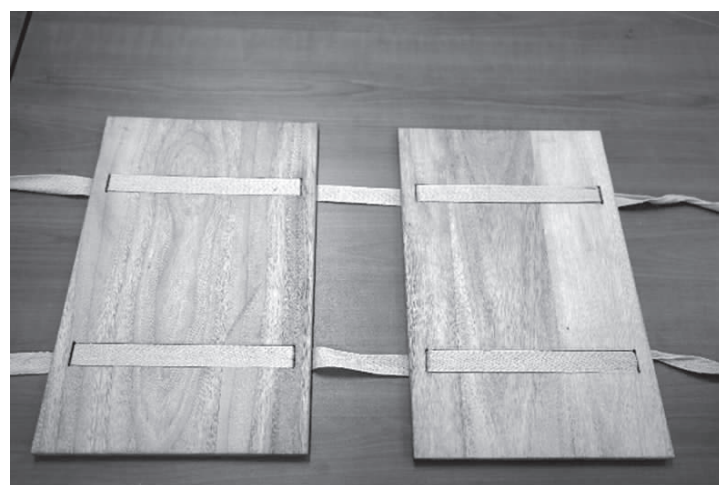
书箱,古代文人用来盛放书籍和笔墨纸砚等工具,大的书箱可以摆放在家中储藏书籍,小的书箱可以携带出行。书箱的材质多有不同,贵重材质有紫檀木、黄花梨、酸枝木、金丝楠木、脱胎漆器等,也有普通的樟木、榉木、桂圆木、红松木、竹篾等。近几年,首都图书馆定制的古籍书箱,多以樟木为主。

### 书柜

书柜是较为通行的古籍装具,既可以直接将古籍放入其中,也可以将配置有夹板、函套等贴身装具的古籍放入其中。樟木常用来制作古籍书柜,用樟木制成的书柜木质坚韧,气味芳香经年不衰,并且具有较强的驱虫防蛀、防霉隔潮的特性。利用合适的古籍装具存放和保护古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古籍保存的安全性及长远性。随着古籍保护科技水平的提高及古籍保护标准的提升,古籍装具也会不断推陈出新,让古籍文献得以被更妥善地保存。



六合套



展开的樟木夹板



## 一帘树色留啼鸟 万卷芸香避蠹鱼

## 谈古籍的保存环境

□李晶莹(首都图书馆)

古籍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之一,应当被妥善保护,世代流传,这便需要良好的保存条件和严格的保护措施。为此,专家学者们经过多年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对古籍保护中的具体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可行的操作方法。本文挑选有关古籍保存方面的标准概而述之,以此也将一些重要的古籍保护知识传而广之。

## 存储环境标准

古籍的存储环境是影响古籍质量和状态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大部分古籍存于公藏机构,但是保存环境却参差不齐。为改善和规范藏书条件,作为国家标准的《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以下简称《标准》)于2014年正式出台。

《标准》对图书馆古籍书库在建筑、消防、安防等基础设施,以及书库环境中的温湿度、空气质量、采光照度等影响古籍寿命的重要因素上给出了具体的执行标准。略作摘要如下:

**建筑要求:**古籍书库的墙体、门窗,其密闭性以及保温隔热性能要高于民用建筑,也要高于普通书库的设置;书库要严防水患,禁用一切以水为媒介的供暖、消防等设施,禁止任何水管线通过书库。

**消防要求:**古籍书库的耐火等级为一级,防火墙耐火极限不低于4小时;书库门体应配置甲级防火门;库内配备火灾系统,但不得采用水喷淋、干粉及泡沫灭火装置。

古籍书库适合使用何种灭火剂呢?平时常见的几种灭火剂,用于古籍书库的消防则多有不便。如水喷淋灭火,虽然相对造价低廉,但是容易导电、浸泡书籍;干粉或泡沫灭火剂使用后会在古籍表面留下难以清理的化学污迹,造成二次损伤。古籍书库推荐使用气体灭火剂,因其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能、耐储存、不导电、蒸发后无残留、不伤害物品等特质,更适用于重要的图书档案防火。小型古籍书库可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喷罐,善本书库则应采用自动气体灭火系统,目前所用的阻燃气体多为七氟丙烷、混合气体541或氮气等。

**环境要求:**古籍纸张的酸化、老化以及虫霉灾害等问题均与书库环境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就温湿度而言,《标准》针对我国不同地域的气候制定了不同的温湿度标准,并特别强调严控相对湿度,因为其对于纸张老化变质、虫霉灾害的发生影响更大。

就空气质量而言,近年来在人居环境领域备受关注,古籍存储环境亦当重视。《标准》对书库空气中各主要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浓度和菌落总数做了限定;书库不仅要有良好的密闭性,同时要配备有空气过滤和净化功能的通风系统,以确保优质的空气质量。

就光线和照明而言,强光照射会加快古籍纸张老化速度,紫外光更是极具破坏性。《标准》从光照强度、照射时间和消除人工照明中的紫外线三个方面对古籍书库的照

明系统做了规范。

近年来,参照《标准》的具体内容,我国各类藏书机构在不断改建或重建古籍书库,使得越来越多的古籍拥有了良好的藏书环境,为其长久、安全的保存奠定了基础。

## 古籍函套标准

古籍函套是用于保护古籍的装具之一,它能起到隔离光线、避尘防污,同时能避免因碰撞、摩擦等外力带来的损伤,是一种有力的保护措施。

由于函套贴近古籍,其材质和工艺的优劣直接影响古籍保存的长远性和安全性。因此针对制作古籍函套所用的材料和工艺技术,国家于2018年颁布实施了国家标准《古籍函套技术要求》(以下简称《要求》)。

多年的实验表明,除去水、火等外力作用,影响古籍寿命最重要的原因是酸化,因此《要求》特别强调函套从选材到加工生产全过程都必须做到无酸无害。

制作函套的原料主要包括:纸和纸板制品、纺织品及胶粘剂。其中占比最多的材料为纸制品,生产工艺的要求也最为严格。比如除了满足无酸要求外,还必须要添加一定的碱储量,以中和古籍本身和环境产生的酸性物质,延缓古籍酸化老化的速度。又如,对造纸过程中纸浆的木素含量亦有限定,木素含量高的纸和纸板,在使用中更易氧化降解,从而生成酸性和氧化性产物对古籍保护不利。此外,还有对纸制品限定酸碱度pH值、禁用增白荧光剂等规定,这些都是确保用料安全的硬性指标。

此外,制作古籍函套均要量身定制,函套内周尺寸(长、宽、高)应大于书册1~2毫米。这是为了让函套更紧密地包裹古籍,且不至于让古籍在函套中有较大晃动,这样的装具也具备整体抗压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外力对古籍造成的伤害。

《要求》的出台,为避免新函套因有害物质、尺寸不适等原因给古籍带来二次伤害起到了积极作用。

## 虫霉防治标准

自古爱书之人常自比书蠹,如陆游曾作“吾生如蠹鱼,亦复类熠耀”,可见古人将“嗜书如蠹”视为雅事,但若珍贵藏书真被书虫蛀蚀,则定为藏家憾事。因此,防治书中的虫害、霉菌等有害生物一直以来都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初《图书馆古籍虫霉防

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作为指导图书馆防治古籍虫霉工作的行业标准正式颁布。它着眼于图书馆古籍的整理、阅览、修复、保存等整个业务流程,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保护策略和整体措施。

《指南》强调应积极主动地采取“防”的措施,进而降低“治”的难度,以彻底改变古籍“抢救性保护”的态势。图书馆的预防工作重点集中在古籍接收和保存环节上。新接收的古籍可采用观察搜索法和震落法逐册检查书页和装具内有无害虫的卵、蛹及活体,纸张表面、装订和修复等部位有无霉斑或菌丝;在保存过程中,对书库环境的要求、防虫霉药剂的施用以及排查工作的规划都给出了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性的办法。

除治措施是预防的后续工作,不可缺失,因此二者要有有机结合。《指南》在除治措施上推荐了适用于不同情况的方法。例如:杀虫法有物理和化学两种方式。物理杀虫主要是冷冻、气调的方法。人们可能普遍认为物理杀虫对书籍损伤小,更加科学环保,但仍要视情况而定,如带有彩绘插图的古籍或木质、象牙类的装具则要慎用冷冻杀虫法。此外,在物理除治虫害无效时,是有必要选择化学方式的,推荐的药剂类型、施用剂量和操作方法分别适用于严重、特别严重的受损古籍。

除了防、治措施外,《指南》还引入了“综合治理”策略。

何谓综合治理?即有害生物综合治理,这是“二战”后针对农业虫害提出的一套防治方案,如今被文博行业借用于藏品保护。其原则是:解决虫害问题重点是控制不是消灭,通过清洁除尘、控制温度和空气质量等各种方式营造一个遏制古籍有害生物的环境,将古籍中的虫霉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防止其对藏品造成损害,从而减少使用化学药品,降低对人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指南》所确立的保护思想下,相信古籍虫霉治理的新方法、新产品会不断出现,为古籍的长久保存提供更加科学的生态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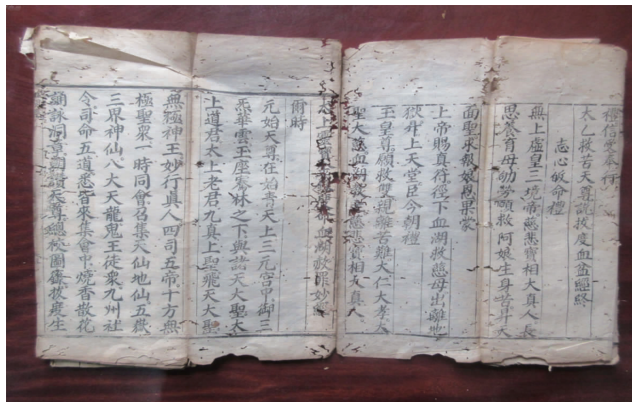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标准的制定虽然主要服务于古籍收藏机构,但是对私人藏书的保护同样具备参考价值,例如怎样营造适合古籍存储的环境,用何种标尺去衡量和选择市场上合格的函套产品,以及如何防治古籍虫霉的侵蚀。很多具有实用性和易用性方法均可供借鉴,为藏书多做一些科学的防护,延缓纸张老化,抵御外力威胁和环境变化给书籍带来的损害。

## 普通古籍书库温湿度控制要求

地区	温度/℃	相对湿度/%
北方地区	14~22	45~60
南方地区	16~22	45~60
西北、青藏地区	14~24	40~60



各种样式的古籍函套



被书虫蛀蚀的书页



受霉菌侵蚀的书页



《古籍函套技术要求》封面



《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封面